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待制集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張德燾

欽定四庫全書

待制集卷九

元 柳貫 撰

碑銘

護國寺碑銘

延祐五年歲在戊午皇姊魯國大長公主新作護國寺
於全寧路之西南

永慶寺之西以為瑪哈噶

拉神專祠亦既考成命

某

篆其事於碑

某

謹按瑪哈噶

拉神漢言大黑神也初太祖皇帝肇基龍朔至於世祖

皇帝綏華糾戎卒成伐功而隆事瑪哈噶拉神以其為
國護賴故又號大護神列諸六祠禱輒響應而西域聖
師大弟子丹巴亦以其法來國中為上祈祠因請立廟
於都城之南涿州祠既日嚴而神益以尊方王師南下
有神降均州武當山曰今大黑神領兵西北來吾當謹
避之及渡江人往往有見之者武當山神即世所傳玄
武神其知之矣然則大黑者於方為北於行為水凝為
精氣降為明靈以翼相我國家億萬斯年之興運若商

之辰星晉之參星耿耿祉哉焉可誣也全寧東京師
千二百里其地當蘆川之上淮安甘泉二山之間陰幽
之氣淳蓄萃結其食茲土非神孰宜今大長公主之在
藩首重是祀使為其法者嚴事如式夫以昭承聖主蒞
祀之宏猷導迎兩宮欽祀之洪貺而豈私福也哉禮所
謂不越望而祀者神固足以當之矣宜乎神之監之垂
休錫羨以燕貽後之人與國無極其詞曰

陰陽聚散交屈伸二氣合一一乃神下維山川上星辰

陽明陰幽理誠陳北方有神鎮天垠大黑之氣為形身
神來乘剛飈兩輪飛龍中天逢聖人元會運世此一新
翊扶不啻臣與隣弓戈所指宇無塵西開滇蜀南荆閩
乾清坤寧物物春神顧作主歆明禋帝姬封魯大國均
皇祖有訓式克遵闢祠藩邑肖像真用其法祀嚴昏晨
玄玉置瑱瑤為茵鼉皮疊鼓和以鐔神兮監德響然臻
昭其靈貺來續續天子垂拱坐嚴宸戚主繼世仁如麟
千秋萬歲宜人民

李武愍公新廟碑銘

并序

太保滕國武愍公有大勲載於盟府有盛德被於江西
十一州而建昌為郡介乎江嶺閩越之間故嘗刻公之
遺惠於碑矣今總管薩侯始大作新廟春秋修其薦事
蓋上以承國典而下以順民志焉初公為益都淄萊新
軍萬戶圍攻襄樊遂從大丞相淮安忠武王濟漢渡江
畧定淮楚王受詔自將擣臨安以右丞阿爾哈雅鎮鄂
而以江西付公及索多至元十二年道進公左副都元

帥分兵由九江南康入隆興開元帥府下撫瑞建昌臨
袁吉贛南安諸城又南踰嶺至海其北盡長江東西際
閩與湘收郡縣一百五十得戶三百萬未三月已上其
功當是時民之望公如電雷薄發風雨交至名能動物
而物無後孚明年宋相陳宜中節度使張世傑擁益王
福州收諸道潰兵謀為中變右相文天祥亦自會昌以
衆屯邵武署其土人吳浚爵位稍出建昌汀贛以蕩搖
江西六月公馳至建昌乘利備禦會鎮撫孔遵師出寧

都還得鄉民數輩江閩道上械致公所云同知軍事易
仲榮使走福州報府軍虛實而軍中又往往搜購文丞
相所與建昌故官大家書劄事連數百家時留戍諸將
校因是欲激公一言遂其私利公微知之旦起坐譙樓
召諸將校俱前立所逮人其下趣取書焚之諭以逆禍
順福曰吾念爾裔土之民不忍以迷復致凶吾今悉貸
爾矣杖數械者其餘獲縱皆再拜收泣言曰天賜公活
我誠願洗心自新諸將校或不亮公所為公徐語之曰

是所得書往返千里外有達有不達亦安知非姦人芽
蘖於其間今不覈實而驟論之挈數百家民命徇其邪
謀何以安反側之心已而聞浚以兵十萬據南豐公立
授諸將方畧破走之八月浚復屯市山聲言必取建昌
公遣千戶錫都逆戰兗港誘之半渡徐出鐵騎蹂其後
追北三十里橫尸滿野又命鎮撫翟欽徑覆其巢穴廣
昌浚走汀州公還而建昌之亂帖息如未附時矣方倉
卒上變適承豫章興獄之后為數百家計者不過席藁

私室以待斧鑕重則瀦宮為汙池輕則化家為囚虜夫
何疑然及公制讐於俄頃消禍於片言遂能易亡而存
轉危而安雖其精神心術之所運而所謂智勇與仁微
公孰宜兼之哉其後公以參知政事拜蒙古漢軍都元
帥經畧廣東遂會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江東
宣慰使張弘範等舟師崖山乘潮薄南船縱短兵接戰
執政陸秀夫窮蹙抱衛王赴海死降其宗室侍從官承
宣使尚數百人得其所懷金璽獻凱於朝十七年三月

以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於湖廣後四年承
詔從皇子鎮南王討罪交趾至其國無梁河結筏徑渡
奪天長府世子率官屬航海遁公部勒舟師追襲之獲
戰艦二百艘公渡天長濱江江水橫溢則冒沒營壘非
便將大城其府留師困之謀不用而水果暴至因趣班
師命公以其軍殿公且行且戰及皇子前遇其伏兵起
永平關藥矢中公滕次思明州遂薨以其喪還葬都城
西永安山南至元廿八年有旨錄公死事特贈銀青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賜謚武愍於時卹典未行命始下人
以為沒身曠世之遇至大元年從贈封令復加號推
忠靖遠功臣贈太保儀同三司追封滕國公仍謚武愍
公姓李氏諱恒字德卿其先有國河右之賀蘭山曰西
夏者公之世也自其父淄州都達魯噶齊贈金吾衛上
將軍簽書樞密院事滕國忠襄公始家淄州長白山下
故今為淄州人於是去公綏靖建昌之年已五十年餘
矣昔之飲沐公德者長子老孫且更數世而猶曰吾父

吾祖李公之所全活吾雖易姓以從公飲食以祝公亦若歎焉矧今吾侯啓之以崇報之禮示之以醇厚之風則自吾以及世世凡而取雞與豚登黍與稷以能滋吾之生殖者皆吾李公之德之漸可忽忘哉乃相率來請余文刻之牲石余嘗備數禮官考夫有廟制祀之節矣蓋天子縣內之諸侯有采地焉外諸侯有所都之邑焉故皆得立廟而非其同氣之尸則有不厭不燬不旅不酢而已降秦及漢若樂公之配食社主若蜀守文翁齊

相石慶之立祠郡邑以至于桐鄉南陽渭城之繼起雖
其事變古益滋尚皆人心之不可終泯者然耳則今李
公之廟立於綏靖五十年餘之後非夫秉懿好德之心
有動於中能致然乎傳曰國功曰功民功曰庸觀公所
樹立之如彼而其子孫紹隆繼美之如是抑庶幾古大
臣之遺烈哉雖廟而祀之在建昌之民猶為不戾于禮
者公之世爵行業有國史之傳有奉常之誄有幽堂之
銘有隧道之碑有家廟之詩余之斯文為建昌釁廟而

作者也故序其績詳焉薩侯良二千石也名薩勒迪默色
政有體要今既美代還朝矣建廟之力出於管軍上百
戶羅勝羅由軍校長百夫是常隸公麾下尤有德於公
云余既論次公事復系之詩以永公思其詩曰

人心不一至變則通聚正乘剛其來不窮渙之萃之有
廟於中惟廟伊何饗德與功江閩之交盱為軍壘守攻
更禪曠不知幾宋踣元興如龍雲起維時武愍受辭南
指麾旄所次謀若天啟既帖蠻荆拓江及吳水有鯨鯢

山有豹貙亦順而寧無稽而誅小腆非殷誕敢集枯鄰
之震矣有泥弗蘇盱民晝呼孰於余釁額天不聞延頸
待刃有勇武愍提師來徇曰此吾民悼耄髻鬢在我懷
柔母彼蹂躪尺牘之疑付以束爨去爾芽蘖絕爾疵吝
樂哉盱民血肉吾身豈惟吾身祚及宗嫻我宅我居我
田我耘以社以方燕及秋春武愍在天惠於若人五紀
而羸越若朝夕女則有甥男則有息家有訓言受藏以
繹視公如神左降右陟相我後人無我厭斁自公之旋

有頌於碑民則思之而未克祠今守薩侯繫公是儀作
廟言言肖像巍巍我民修祀有崇無隳姑山崔崔盱水
湜湜昔公來思琰戈金戟今公顧綏玉璫瑤席有饒其
馨遲公來格絃余雅歌式薦明德

處州路新修廟學碑銘

并序

處州路新修廟學成總管盧侯景經歷王君文彪以書
抵某請識牲石書曰昔昌黎韓子為鄴侯李繁作處州
孔子廟碑文歎其至官能以為先既新廟改像又置講

堂選博士弟子肄習其中而本錢廩米皆可繼處以守
則固廟學具與宋制無異矣及孫威敏公汚徙建今學
時則慶厯詔下以公之賢興此不難也其後宣和盜起
學燬黃公葆光為州復崇新搆視舊加宏入國朝垂六
十年雖或革或因屢勤工役而圻塹未竟摧剝隨之景
之始至祇謁廟廷退即堂席顧瞻棟橈危甚將壓乃與
長貳合謀屬經歷王君勾校出入之贏得逋租餘八百
石戒有司毋緩輸命計吏別儲峙飭材徵工畢於是乎

取方授圖練日會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李公按
部至郡景白事及之旦日廟見公周旋庭陞計陳器設
縣之位殊隘宜增闢東西各一楹以廣其度隆棟厚礎
既矗既安修筵豐籍不偪不踰河目海口翼翼在上陟
降拜舞舒舒有容自櫺星門泮池重閣列廡至於會講
之堂稽古之閣弦誦之館齋宿之廬下逮廩庾庖湍凡
棟榱傾侈而瓴甃摧落者咸易弊為良外隅內奧堅瓌
相輝又度地正陽作新亭具刻詔書以承休寵役未半

教授林堂實來尤相與薦力以臻厥成今鳩僦告備予
惟守土之臣職司教典屬時補弊豈有勞烈可銘金石
而使軺至止嘉惠斯文勸獎作興以致茲新美將令千
里之民均霑豐芑之澤仁漸義漬貽訓遠矣倘幸假辭
紀載明李氏仍世有人使吾處之民視儀終始樂學之
成以嗟歎詠歌於無已其亦可乎昔某備官成均從公
為僚今退休田間在公容察之下維顯詩之則其職也
公名端字彥方由藝文太監掌書籍事予閩節改今任

有學規十一條布之列郡示下學上達之方著明善誠身之本有學有政知先後哉詩曰

若古範民有庠有序閭塾所升進旅退旅飲射讀法於
馬廬語還從父師講道肆德事親信友動言維則及夫
興賢自鄉而國致用於時為大夫士亦祇六德亦和三
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庠以養賢序以序射士出於農
學須其暇越鄉而遊則衆所舍凡學之成民用丕變少
能代老耕則讓畔明君誼辟視為勝筭魯嘗修泮鄭不

廢校來歌來儀胥訓胥誥二國之政卒以無暴魏魏聖
師宜有廟樂唐始潔祠宋因建學遵豆孔嘉笙鏞間作
夫是秩禮亦承于古瞽宗之制殷薦樂祖周公於周孔
子於魯矧是國中聖維教父首善自京刑于郡邑教行
自舉洋洋秩秩元運重光赫如天日率土有截嚮用儒
術明詔屢頒申嚴甲令憲臣宣風良牧涖政吉蠲苾芬
式時誦詠育彼菁莪洽于休盛山區海陬凡有官守挈
是夷風化為禮囿枯維東藩千里而表俗鮮滛昏民重

孝秀建學立師緊教之始孰為新宮鄴侯氏李在宋孫
黃亦濟其美支傾柱敗間閱五紀撓棟侈簷日就於下
爰起新功以竦賢者盧侯至止有嘖悲咤徵匠以備掄
材于野有奕使華翮其來屆嘉侯是舉勉以弗懈介爾
高明廓爾湫隘凡厥禮容有隆無殺問財焉出逋租是
輯咨爾元僚制其張翥廣庭閑閑宮棟岌岌自門徂堂
爾營爾葺無侈前人無廢舊觀業有息遊祭有薦盟謹
爾遁思合爾泮渙經訓昭垂日星與煥挾策而趨重席

而坐勉勉生師矯輕警惰如彼執御逐左而左如彼稽
田是菑是播惟二李公前承後引異世相望肆不隕問
惠我枯民知遠之近式訓程之視公繩準顯允盧侯職
是南伯起孝起敬民用飲食僚有王君婉其諾畫載新
泮宮崇崇伉伉神道設教天維顯用民罔敢知惟曰康
共春則俟相輿則成誦矢詩颺之聲於有衆

温州新建帝師殿碑銘

并序

郡府得建帝師殿像而祠之承國制重祠典也初西域

聖師博索瑪以真智實慧具一乘之解脫究三藏之言
詮東來京師為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闡揚妙義通
流教法言出契機尊為帝者之師其隆禮備物古無與
比而聖師亦自以躬逢極治之朝願効師心之學乃依
竺乾聲韻制為國書新字錄本上之有詔頒行天下且
命官府符章制誥文檄悉以新字從事內而京邑外而
郡國咸立字學使承學小生肄業其中至治初元天子
申勅列郡大建新廟務極崇侈以稱國家褒揚振厲之

意溫州在浙江東為大府矣於時守臣祇奉德音卜地
城東華蓋山下羣工子來材良築堅廟成而穹殿中峙
門堂翼映軒廡回旋搏土為像黃金之膚五色之表光
采流動如開睟盎計其椽題之美堊牖之華豈止誇雄
稱麗于閩越之疆而已也自其肇建逮今元統甲戌亦越
十有五年而門閭之飾漫漶弗治長牧惻然用圖厥新
重惟一代制作之盛侯邦誌視之隆不形篆刻曷揚景
鑠乃具石請詩詩曰

神聖有作天錫珎符龜呈禹畫龍負羲圖文以理顯數
因象布合而成字聲諧形具篆籀之萌子本茲滋爰立
六章下逮師宜散隸一變真行再造紀事載言由茲有
考旁行敷落異域之書亦用義類包括遺餘史官教失
六藝殘剝離方遁圓取便俗學點畫既舛魚豕日訛資
之策櫝其謂斯何不有神人正名百物曷究其微制為
之律元運龍興八表同天佛慧靈明示作幾先卓哉聖
師生知謂智以大辨才為世利器曰是六書質之竺文

諧聲一義如陶在鈞字則有母母四十一反切而求部
居秩秩叅伍乘除其用無窮譬之律本肇自黃鍾數周
則復氣至斯應何必窺璣天時式正璽符篆刻號令發
揮庠講序述日星與垂煥焉新書形諸制作元造同功
誰其橐籥聖師成能無位有名恢弘像法為世章程天
子念德詔崇祀典潔齊薦嚴偏于寓縣聲教而漸守尉
所監廟饗巍巍眎瞻巖巖于焉講業于焉設俎若昔夔
夷祭為樂祖永嘉古郡際海為隍仙聖所都塔廟相望

有山華蓋川澄林靚乃卜新宮以承明命明命自天承
之在臣我是藩侯式宣式旬釁廟禮成佛日增煥彤戶
霞舒繡栢雲散肪流瓊城獸擢金觚牖檻翬如軒廡檐
如臺門設樹宜新無敝侈而大之責在令吏乃崇基構
迺塗丹青闔闢六扉上應靈星郡僚趨庭拜跪興伏祀
事孔陽不戒而肅燎烟所升結為香雲徧恒河界苾苾
芬芬為天子壽天子萬年

闕

統有九有九有承

寧四方底平像教旁沾里為化城載稽往古聿惟三重

制禮考文非聖曷頌天德作仇人文褰開聖師臨之皇
猷顯哉泮水闕宮保魯所作尚廣德心播諸詩樂豈伊
教父與佛齊尊祠秩昭垂貽厥仍昆有石無辭何以警
後禮官詩之用戒牧守

慈溪縣開壽普光禪寺碑銘

并序

昔在宋寶祐二年其歲甲寅史永國公去相閱十年矣
以其宿智願力輸發家財作大阿練若于慈溪縣西南
石臺鄉之車廐塢用前執政恩數請于朝得賜額開壽

普光禪寺斥田租一千七百石有奇海塗山林又若干頃別籍於寺以為永業於是像佛有殿演法有堂度經有藏懸簾有樓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閨以限出入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厨有治事之司有肅客之館魚鼓鐘磬牀第臥具凡寺制之所宜有燦然畢備初寺未底績而公薨其子玠卿等即奉裳帷窆西天峯下至是寺因得以設像寘祠禮也十年為咸淳三年乃起甘露寺高行僧時敏集諸大德律師標結界相宣秉羯磨佛事

二晝夜而寺功告成自可慶開席更變通二代而敏遂
受請住持敏徑山佛鑑範公之嗣子開堂說法倡明道
要一時飽參久證咸來依止屢笠雲巾孟川會化新
造之區為大方之家敏實為之而謂其力能致是是不
然矣旛華香彩影動半空招籟溪濤聲傳百谷踐其域
而躋其道者如行匡廬瀟皖之間不知身在荒烟野水
濱也蓋其地去支山不十里晉高僧支道林嘗往來遊
息而宋之禪伯進虎子所栖隱石門山者又近在廿里

間虎子與浮山遠公達觀頴公薛大頭諸德同參同遊
想其經行冥坐之處神光靈氣飄揚澗壑之中與香臺
金殿同一布濩要之象王師子豈有異迹哉敏既退休
其徒景星實嗣居之次介清次惠雲次惟敏次希道五
傳而其孫曾起予法匡復以公選補處蔣松檟以蔭門
術歸侵地以正疆理迹其彌綸闕漏渙飾宗猷卓然惟
有端緒由寶祐甲寅下逮至元己卯羸八十暑霜矣而
是普光之境駸駸比隆于二佛勝地不至莊嚴妙好稱

茲像法則不止也嗚呼盛哉今年秋余東遊過龍山而
少休焉其長老守廉初化故其宿衲蓂葉謀於寺衆具
列始末請文貽永余嘉永國有大緣業而自敏以下皆
能刻志弘法何其承休濟美克至于是宜彰懿範垂示
方來乃序而繫之以銘銘曰

支越而鄞川融山結有谷盤盤如環繫玦湧翠浮青下
蔭深樾金銀吐氣風雷啓鐫

其一

繫普光王有大刹土

地神持地曰此寶所淪於空荒誰為適主當乘勝輪軒

豁呈露

其二

時惟王臣永國恂恂攝一切界入種種因

千楹琢玉萬礎截珉樓閣門開光景橫陳

其三

寺功未

究永國上仙簣進為山則由象賢益圖鉅麗以廣堂筵

乃致碩師說法熾然

其四

夫是碩師號名龍石非法說

法摧鋒破鏑參徒四來依之游息醍醐酥酪滿器而食

其五

昔在興化前賢執銳一道傳持如手授券故能弘

宗以不退轉在我法中何式非典

其六

星吾上首于法

有緣賢賢相證至于忘筌揚燄騰輝一燈五傳曰予洎

國玉貫珠聯

其七

並持法寶規拓禪叢如水湧波如雲

行空不滯名相不專伐功一華瑞世五葉春風

其八

我

聞五天聖道場地羅漢栖游天龍擁衛樂我常淨拈除

諸穢雖在山林而多靈異

其九

神泉發竇慈雲垂蓋具

眼比丘攝衣來會不離牀座得大自在依止上乘入佛

三昧

其十

凡是正因當報佛恩無使無明戕我善根著

佛田衣為大沙門信心不果舍智即昏

其十一

如濟瀚

海不登慈航饑蛟饒鰐肆其斧吭能自起信回向心王

不動諸念成彼津梁

其十二

無謂法道隨世遷貿當知

伽藍願力所就永國基之耕則始耨諸師是承肯堂肯

構

其十三

堂構成矣迺藩迺飾敷蓄勤矣迺稼迺穡咨

爾後人謹其封殖仰止前徽不昧惟德

其十四

甲子既

周而又半之紀績垂鴻有石無詞爰補厥美瑑此銘詩

於萬斯年昭薦國聲

其十五

頌

東陽縣圖們長官去思頌

并序

在唐興元初有賢令曰戴公叔倫既去東陽遺愛在人
思之不忘託辭頌德刻于貞珉下逮今至順辛未五百
五十一年而縣之賢長官圖們達實公亦適去官滿歲
矣民之思公猶昔人之思戴也將順稽故事礪石載辭
表世訓後乃來請文予不能卻也夫以世閱五百五十
一年之久而令長之迭去迭來名湮跡淪者何啻數百
人若兩公之相去寥乎其不相接也乃能並繫民思繼
揚歌頌於以知是理之公著在人心雖千載而有同若

世之夸毗恣睢徇人忘已者之孰得孰失則有不待辨而明者矣公字曼卿本為準台部人以族望材諳從事閩閩復由昌國州佐辟澍省譯曹掾出長睦之分水再轉而來是邑範已以嚴蒞民以簡制政一堂之上而宣風百里之間惟不自昧其初心故去之日如始至知俚俗拘于陰陽之謬論而親喪或數十年而未舉於是申明禮制勸示葬期益隨其豐嗇以就葬埋者千有餘喪而民興於孝俗歸於厚矣患帳籍弊于吏曹之乾沒而

官田民賦或失其富貧之等於是下令制期自陳過割
益躬操朱墨鉤校出入曾未數月而戶版以明民稅以
定矣流逋四歸耒耜方來而田萊闢矣風清弊絕枉紕
直伸而力役均矣已德既明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詞矣
無欲故公則雖日賞之而不竊矣廉問彰聞委符迭至
而賈其餘勇奮其獨斷又足以平旁境難平之訟矣琴
堂晝靜理定智行而狐憑鼠依狸號鯨舞有不得以肆
其欺售之姦矣政或少暇則敷揚經義以伸庠序之教

歲或薦祲則推誠勸分以甦捐瘠之民庭無納謁而耳目之聰全吾素矣門絕苞苴而口體之養無私奉矣乃若退食之餘深局宴坐諏經考律卽事窮理冲襟曠度肅然若山林之隱夫韋布之賤士間則課子姓以學而貴介之習膏粱之味不使之接於耳適於口入於心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而傳亦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然則君子之致其治也固亦率之

于身信之于行而已嗚呼豈弟君子微公其孰能當之
歟部使者段公烏魯斯公亦既廉得公行交章論薦而
陟明于朝矣課其民庸宜居郡最則冠惠文於柏府贊
幕畫於薇垣揆德疇庸夫何賸哉談者類曰建官樹牧
本以維上下而禁淫邪自世鑒不明民晷滋甚是非貿
於形似之微推衄成于文網之密蓋古以官制民而今
則反制於民矣夫以懷危內顧之心而為是苟容求全
之計宜乎州縣之政日入于衰壞而莫之能救也予則

以為不然木以蠹蠹石以溜穿使吾截然無間之可乘則民雖善巧吾固持之以誠變雖日萌吾固一之以法就令萋斐宜于組織青蠅工於點染亦安能傷吾錦而累吾玉哉謂民情之有善也何以挾瓦石而同出謂民情之有惡也何以撫嘉樹而興思予以是知理之著在人心者千載而有同持之以誠一之以法者昭灼而可恃苟以孟子所著濯纓濯足之歌而證之以東陽之民之心則世豈有不善之俗天下亦豈有非義之民哉然

則迹公豈弟宜人之政初無藉於斯文而斯文之不令
豈將植私愛于公去之後而徼公之知于不可涯涘之
中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於神明者也予無良史
之材竊慕風人之義式哀輿誦爰播康衢其頌曰

建邦畫邑維以圉民勢如綴絲遠疎近親百里之疆其
衆姓姓治耶否耶仁與不仁長民之官示民丕式爾惠
吾生爾食吾力匪忠匪愛于何適職職竟由人視爾作
德德壅斯竭德盛斯流彼興有民曾不是求式訛爾心

覆背為讎相我魚肉矜爾戈矛暨暨賢侯治茲巖邑巖
邑之民伍伍什什如牧放豚既入其豎則便安之母若
東濕聖不云乎三年有成不懈于久不虧于盈問農何
如我獲我耕問吏何如我章我程商職貿遷工作什器
桑雉于馴麥岐成穰居有恬熙行無跋扈視廛知野民
則遂遂愛侯慈母敬侯明神侯之與存雖泯不泯百年
之思僅一秋春今侯去矣孰佑我人昔鄭之僑不競于
政曰古遺愛聖以善鄭殖而田疇誨而子姓誨之殖之

教立治定吾聞君子遠大是知究觀侯心式穀似之翩
翩鳬舄蹒蹒鳳儀考績升明莫我惠綏治朝求賢徵于
既誠侯之風裁衆羽一鷺有頽其弁有絲其轡原隰之
諏侯斯泣侯德在民時雨春風披拂漸濡洽于困窮
窮閭舉子以姓從公此豈苟然明民之衷畫水之湄岷
山之麓有繫其思豐碑矗矗義民耆壽請詩于僕爰告
方來鑒侯之躅

元故海道都漕運副萬戶昭通公遺愛頌

并序

海漕之事其有關於國計為甚重矣夫括東南半壁之賦租入備天府山岳之儲峙非能無脛翼而飛行也然率循故常不贏旬月畢集京師以有人焉轉旋闔闢於其間故耳漕運萬戶之有府有官始朱張氏自其敗亡倚注尤重朝廷嘗紆廟筭慎簡名流付之操柄雖官有正貳之殊而其品秩咸在第三金符銀篆出入駕三乘傳賦祿視外諸侯倍列城守收受牒聽令唯謹其去而翱翔禁近出入臺省者踵相接也官至萬戶厥惟重哉

至順三年其歲辛未有詔江淮財賦都府同知昭通公
改漕運副萬戶蓋公嘗為御史推姦擊強有聲出上簡
拔將試之難非序進也方公未至人已想見其風采及
涖乃事則主之以誠而行之以簡不琢雕以為巧不表
暴以為明凡所施設有順無強未逾時譽望翕然三年
壬申公當部發春運厥既受任蒐求利害而逆計其然
否得其興除先後之實條析而縷陳之時行省參知政
事杜公出涖漕事察公言議誠確上輒見之于行春運

最為艱險歲常於浙西從便裝發是歲浙西被水行省
議撥江東糧十七萬石湊之公慨然曰風信不可失失
則有悞國計非細故也江東遠在上流俟其轉運交量
入舟如稽緩何徑請省懇請先發浙西所有卻徐以江
東糧補足夏運宰相是公言立為改命各所千戶輪次
下海即分詣諸倉監裝無錫州長伊囉幹齊布哈頗茲點
暴縱指使羣卒攘攬省頒法斛不時交裝事聞於省省
命公驛往劾之一問得其罪狀官吏既伏辜而料量亦

不取贏列郡倣畏相戒不敢犯公令舟比達直沽都漕
運使督綱船重緊轉入河倉都省常遣官臨視而以監
察御史蒞其成公復以卸糧諸弊白之著為定令河海
之船稍碇水夫各不許離次入踐其舟又不許登岸遊
行致爭從綱官與海運千戶監臨交卸自始及終將閱
兩月官有厲禁而里無呌囂會省部科撥海舟別給脚
直往運遼東粟穀八萬餘石舟人射利爭欲承載公聞
即取姓名悉附于籍立閭使自拈之衆乃帖息于是省

臺官以公廉能實績交章薦之於朝而公以涉海憂怖成疾方竣事入見宰相報功及京遂卒訃至海濱舟衆聚哭相弔聞者為之涕洟既再歲而民之思公如一日焉乃伐石請辭將具列遺懿傳示方來予曰公亡久矣非有聲烈足以歆艷於人又非有福威足以警動于世而民懇懇焉懼公之迹湮滅無聞欲假吾文以圖不朽夫子謂誠能動物又謂有感必應其効固若是哉公阿魯威部人也由中書直省舍人出為濟南總管府治中

拜西臺監察御史尋遷內臺江淮再置財賦都府選同知府事復選為副萬戶階中順大夫卒年三十有九公精悍謹敏勇於建事猶為所試者小耳使究其用則翱翔禁近出入臺閣其所以自重者必不止是而已雖然高爵重祿人可得也而面諛背憎出輒唾罵或至攻發其私而斥敗之者皆是也則若公結愛於歿身之後而傳信于不可致詰之餘豈不足以崇厚抑浮而為挽回世變之一機乃系之頌以播于康衢以壽于貞石頌曰

地大物衆曰維京師軍有振糗民有浙炊資之以富則順無違居重馭輕幹弱枝惟聖斯訓夫豈適私其一

賦粟荆揚以實天府千里饋餉士猶饑阻而況萬里如

出諸庾溟海為渠肇今非古蛟龍掖檣飲飛憑艣其二

發不浹旬達于析津千倉萬倉其積陳陳曰是漕計回

幹有人不疾而速不響而臻其致伊何視民猶身其三

身有痒疴為吾隱痛不恤其憂民則誰控繫昭通公世

之麟鳳其智良知粵有機綜謂吾與民異體同用其四

必厝之安必扶其傷使陟大川如履康莊我不忘民民
其我忘至順之三春當戒航舍近移遠民始偃偃其五

公曰風信毋寧少爽往額外廷報可如響有撓吾法俾

直毋枉綱船受輸姦滋弊長公究其端始張禁網其六

凡民有欲聚則必爭無虧無盈既平既成民曰平成由
公之明公曰爾民無麗于刑式邁其歸以暢爾生其七

天胡夢夢不畀公壽有勞弗施有用弗究民之孔懷疚
心疾首仰公如神忽左忽右公乘焱風顧我童叟其八

如父於子罔不惠歆天理雖微著在人心如霆斯發如日斯臨影響形聲昭昭德音謂民忘公匪今斯今其九天之粒民以為爾極國有服貢士有稍食餉道之行繫水之力雲濤際天其憑其翼公終佑民民思無斁其十

嘉興監運分司紀惠頌

有序

漢置郡國均輸鹽鐵官鹽官天下凡二十八郡而在大江以南者會稽郡治海鹽會稽地聯東西部封域廣矣海鹽以地產得名庸詎止嘉興一州境哉負海之利養

水為鹽齊蓋正之以為富國強兵之術漢均輸法猶曰
推夫人用之數官自受之而以平價出之敢私鬻者跌
左趾沒入其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抑兼并
而防淫佚也當時所舉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鹽鐵均輸
議者重以安邊足用之本難之遂卒不罷唐置巡院峻
榷增估民已甚病至宋給官本請鈔受鹽則厲禁加密
而公私交瘁無遺策矣漢之鹽官其制莫詳若會稽所
部縱廣數千里海濱出鹵之地地盡鹽也而以一官領

之大數百升而釜十釜而鍾偶筭之而為籍錢人無以
避此數也今給本請鹽之法尚仍宋舊而統之以轉運
鹽使司置使員二同知副使判官員四重其官故常選
用能臣然佩以二品銀章出入乘三乘傳其所部之總
管府州若縣承命不敢少後官以轉運名則夫開闢利
柄隨時變通諸使判官固得專而制之非如它有司受
成法于上按而行之猶衡石之不可以輕重低昂之也
國制二使總凡司事同知副使判官歲出分司准校其

鬻鹽之次第而上下其賞罰冒禁而私鬻者即議寘于
法任專責重則雖同知副使判官職有等差固視二使
而與之侔焉其選宜不輕矣嘉興大郡即內列置五場
場歲有課有官吏以奉其成畫有倉庾以時其出納自
比年旱乾潦溢之不常凶荒扎瘥之繼起亭民疲於刮
鬻逋課未償新額日積官吏胥為詬戾若束溼然急則
促數耗矣元統改元之明年轉運副使潁川李侯實分
泣其郡于是侯在官踰二年諗于聽聞灼知其弊至則

進其長貳曹吏而誠之曰鬻鹽有火服給本有戶帳私鬻必出于場亭私鬻必受之卒伍法所當禁吾不貸之以情法所當予吾不私諸其屬利所當舉弊所當革爾明告吾吾其敢不悉力自吾身以及吾之屬吏知以簡御煩以廉率貪而已凡著令之所具吾與若曹共守之一或不恭吾不以絲毫貫汝也唱名給本隨至隨與無晷刻之淹無銖兩之損也按行團竈單馬羈童糗糒所資取諸裝橐勸其勤而懲其怠不啻父兄之督其子弟

教戒之出威于笞箠有犯私鬻就逮而來則為之疚心
疾首推見至隱傳之輕典開其自新使不陷于酷吏之
深文不入于上罪之桎梏雖被重錮人自以為不冤倉
庾受納辨其色澤為之平槩取足釜鍾無贏合龠贏孺
瘞叟以次進輸莫敢先後手執笑籌鈎校登耗飯蔬水
飲若固有之無賓客之迎將無庖傳之譙娛去之日如
始至焉蓋亭戶鹵丁躬受涵煦之恩感戢不忘義也而
若齊民獲安力作以無墮突之虞以免織羅之害如春

風時雨之及物而物不之知則仁不勝用矣今侯以治
辦還司而民之飲惠沐德者咸願列侯之績刊之貞石
示後至楷法乃相顧言曰吾儕小人躬稼而食無盡籍
於鹽官而終歲勤動積其布縷粟粒之贏曾不足以當
捕吏一飲嚼之資自吾李侯之至而始得率作興事以
遂有生之樂孰能詩乎其往請辭以永無窮之思予方
悲世鑒之不明慨民晷之滋甚而于是舉獨喜夫人心
天理之不可以終泯者如此則為叙而繫之侯名某字

正卿由中書掾入官宰滿城守泗上皆有惠政在民民
為樹碑以頌遺愛有為有守今將陟明于朝宣其智畧
紆民隱憂薄海東南于胥望之鹽筴固其一事焉耳侯
之四子皆學為儒仲子國子進士第三子舉至治丁卯
進士第一詩書之教藹然一門侯之所存茲可見矣頌
為郡民紀惠而作非其屬之私焉先之以辦課之實亦
推本而言之者也頌曰

鹽實地產厥味惟鹹海王之國利盡東南齊正其筴積

之成富漢鹽鐵官視為寶路均輸使屬賦及卹民籠利而行兼并相因唐置鹽院宋始定課權其重輕以滋食貨經費之出有國之常權法既密民用疾傷聖元龍興制則因舊轉運名司官以選授藉戶給本課無羨贏請鈔以估予鹽以平徒法不行人執其柄校厥盈虧戒不恭命曰是嘉禾望於浙西鹽分五場有弗能齊歲龍在戌元統之二副使李侯持節往涖謂吾奉法維以視成毋愆于素毋蹙于傾官育工傭俾時散給爾有常輸則

以時入稽其耗登示之勸懲爾無私鬻麗于大刑法令
在人昭如星日吾將與汝守而勿失國有嘉量坊民于
姦吾飭吏吏毋爾面謾吾少也賤衣糲食糲今而賦祿
行有舍芟繼粟繼肉有廩有庖敢以口腹貽爾告勞一
夫逮繫株連百室侯鑒孔明鑄穴斯室邱民力生食稻
與魚向非吾侯曷寧爾居昔侯未來蹙頞屢嘔侯既戾
止燕及黃耆治功成矣侯則言旋民之戴侯列宿在躔
侯侯重來持節按部以卒保我綏我眉壽顯允吾侯家

有詩書倫魁碩望承慶之餘懷仁負義侯所自致床笏如林觀厥報施官守言責世豈嘗無無得有失是誠負予侯德之純如金如錫矢詩揚之垂後措式

楊丞檢田頌

并序

東陽丞楊公景安解秩將去操耒之農負版之夫暨于褐寬之徒逢掖之士謹然言曰茲歲丙子公之蒞政適三年已而原田無秋民將阻饑公曰吾其可以官滿自諉躬懇大府以次聞於部使者請如故事檢覆其苗厥

既報可公受牒當分詣諸鄉一童一馬襟被徑往次舍
必于菴廬食飲取諸裝橐視田勞農已事即行跋履荒
阻閱數旬歸治任俟代退然若無德于民者矣古有借
留之典吾將破崖岸而求之不識可乎嗟夫官民之間
相臨以勢方滿秩將代旦夕解去嘖呻戚休吾何繫哉
而公之是心篤不能忘卹菑救患若已隱憂雖一食飲
一芻秣之微不以重累吾民宜乎民之愛戀真若赤子
之去其慈母而疾者之失其良醫也迹公之智其賢于

世吏遠矣然則願借寇君興謠叔度壹是吾民可已不
已之情予茲有聞敢忘傳信乃作楊丞檢田頌一篇以
永民思竊附風人之義流為孺子之歌頌曰

大縣置丞丞以貳令彌縫闕漏闔闡成政舉斯加彼實
制民命其一肆令治縣共理惟寅占位涉筆丞豈其臣

有智必協有謀必詢

其二

載稽治否酌有公論繭絲保

障間不容寸民鑒孔明莫或流遁

其三

東陽在婺百里

之封廉德章章有丞楊公楊公制政健敏而通

其四

先

時卽民喜鬪樂訟公牖其衷不震而竦令雖執競民獲

康共

其五

因賦定役則罔後艱重其所輕茲以穴姦賴

公司平里謚間安

其六

民奉公上有庸有調挾是厚誣

烈甚原燎公為事程無爾醜暴

其七

衆方囂囂莠言盈

庭汨其腥腐亂我芳馨繫公主靜神聽和平

其八

亦越

三暮俟瓜而代時秋亢旱赤魃為害焦澤赭原莫觀鉉

父

其九

公戚于懷往顧牧連謂此巖邑民病無年不蠲

其輸則瘠而顛

其十

誠至言諄卒獲聽受即命行田檢

括疆畝公曰異哉予其奔走

其十一

既屏騶從亦載糧

餼單馬羈童陟獻降邱勞來疲甿使無隱憂

其十二

甿

曰明府顧我復我不驚犬雞不窘春莖遂我生育拔諸

寒餓

其十三

宦成而怠人有常情繫公一節不撓不傾

翁是實德溢為休聲

其十四

惟令部使張膽明目刺貪

舉廉令嚴政肅豈遺其近而弗甄錄

其十五

論公之才

宜濟時康最公之績何愧明揚廓而天路跂彼雲驤

其

十六

賢智之生世常不數達而之用守約施博屢材既

具不棄櫨櫓 其十七 今人古人可企而齊龔黃卓魯夫

何遠而相我楊公大邦維儀 其十八 我邑于西五舍而

近謠誦相聞說承如尹問訊棠陰酌言斯允 其十九 爰

緝蕪章播之康衢匪我誇公為後之模庶幾道人采而

進諸 其二十



待制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待制集卷十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張德燾

欽定四庫全書

待制集卷十

元 柳貫 撰

墓誌銘

元贈奉訓大夫輝州知州飛騎尉汲縣男王府

君墓碣銘

有序

府君王氏諱澍字澍夫娶張卒時年二十二其嗣子興
祖纔五歲耳母丁夫人即以府君之喪塋所居縣西北
五里張園之原既四十一年為延佑四年興祖通籍于

朝為中書禮部主事品視第五得贈府君奉訓大夫輝
州知州飛騎尉封汲縣男於是興祖將以府君之世業
行治載辭碣墓請於其友東陽柳貫曰興祖不幸在抱
而孤無所識知不能悉吾父之聲容而吾祖母蓋常常
舉吾父以厲興祖曰爾父幼從而祖學立志讀書每授
一經咕誦數百過務口熟心通乃已我時亦不見而祖
之以度程之也爾祖常謂我是兒幾冠而文氣凌厲其
進矣乎吾家故艱約及爾祖即世百為叢委其身晝日

接人事外夜分尤力講不輟方疾既革強起抱爾著膝
上泣指爾母而告我曰人非貧賤之患而憂子孫不克
成是子其庶乎唯二母之望吾今負吾母矣言訖復泣
下已而遂卒我與爾母知其言之痛而未忍即死者以
有爾在耳爾父之涉于世者淺其智不大見而學亦無
所施以吾觀之其涵茹植立他能子弟不一二觀也興
祖稍長即深識之今茲賴二母不失其家尚竊祿食以
有饋祀祖母今年八十有六吾母亦六十有七華皓後

先並受顯恩而吾父之寵第及於泉窆益曾不得半菽以養是於子道不亦至恨也哉吾子幸次而誌之庶有以慰吾父久沒之魂而且以飭王氏子永久貫謹按王氏世家曲周府君之曾祖諱魏金貞祐九年進士仕至寶豐縣令祖諱克溫金季以從仕郎為輝州都孔目官兵疫起手治粥藥以活病餓者民德之卒捍城死難祖母申夫人始由輝徙衛州之胙城縣故今為胙城人父諱文昱不仕以明經教授鄉里母丁夫人也興祖字景

先溫縝有清裁起家郡文學辟中書兵部令史歷樞密府入中書省為省掾秩滿以今天子正位東宮領樞密使時嘗奉署牘用恩進一資授奉訓大夫向美顯矣有子毅國子生贈封令官五品始予其父階官勲爵母若妻即封縣君景先請于官曰興祖之祖母丁實保抱携持興祖以至于今願以妻呼延所得縣君讓丁宰相義之于是丁夫人與張夫人並封汲縣君人知榮二母以為王氏仁孝之符而不知景先之所以藉寵于國家界

矜其祖母者實以畢成父志而已余聞忠孝之門克受
祉報若輝州之敷惠執節府君父子之仍世履儒其善
厚之澤鬱塞充滿至于今而始發達流動焉豈真所謂
盈科而後進者耶府君之德之漸吾蓋不知其所止也
銘曰

繫王受姓出自諸姬曲周之宗繼別始支于共于胙載
德甚儀祖烈揚揚孫謀規規有殖其豐而嗇于施孰不
菑畝視爾耘耔維昔孤孱鷄然奮飛有奕命書賁于烝

祠亦既顯孚而又燕宜明昭者天不昧人為饒茲冢石
用永厥徽

有元故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使

仇君墓碑銘

并序

代趙承旨作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人金有更朔平臨潢
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府君實又
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君也君諱諤字彥中始
龀從府君出禮賓客已落落善占對長益涵揉於學要

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君生二十二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納人士君布衣入謁王語合意竟留給事郎中久之列上其能即試君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知威州廿年稍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聲稱廿五年進階州尹未赴遭內艱罷于是御史廉得君威州鞏昌數事薦諸朝欲引置言路不果廿七年乃以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君明年制改肅政廉訪司即用君為肅政廉訪副使間歲自免去

曰吾復何為於斯世蓋北過高郵樂其土風因畱居十年大德四年以疾輿來揚州就醫藥其年八月十日卒揚州年五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贏囊副楮僑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年其子治濟濬浩廼克自力奉君之喪還卜大都宛平縣西山下莊之原藏焉窆以四月辛酉其域距祖塋五里君性開䟽與人交底裏傾盡為政多本教化而自持其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旁初不

顧已而計曰貧者需銖兩以濟幸我見之他人則持去矣卽俯拾納袖中俟有間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營親塋君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其人泣謝道姓名君辭之曰我豈市恩哉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財吏展轉求賂更數歲莫能決因亦致困賈君召諭之曰若兄弟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塗人耳君曰弊同氣以資塗人汝何不知之甚卽大感悟相抱持以哭向君叩頭曰今不敢復有辭矣遂與俱歸時屬縣吏李芝秀慢令當

咎君望見即令釋縛呼前曰若軀長六尺徒甘捶楚間
不知有功業可指取耶吾與若三日限若不力吾將重
置于罰後君出安西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君遽下馬拜
曰我當咎吏也公向脫我罪又勗我仕今効節兵伍為
千夫長微公之德豈有今日在鞏昌會歲大旱草木枯
盡僚吏請出禱羣望君曰得無以冤獄致是乎取某事
按問得實平反上之大雨三日在閩屬行省臣有以采
銀為利獻上徹厚爵者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而地實

無礦民往往貴市入輸君急効聞有旨罷其役命按致
言者罪建寧劉氏居麻沙村曠中仇誣其有反狀州若
縣將織羅成獄君慮囚及之喈曰有是乎即以法抵仇
而劉闔門數百指不絀一人君仕雖早當官之日不多
於間放之時故其施為注措槩逸不傳今掇其士大夫
口道以熟者一二志焉其所書如是其所不書大抵可
見矣雖然猶為試用者小耳第令克周而究極之則古
所謂循吏不足多也君曾祖忠源仕為定遠將軍蘭州

司法祖福亦明威將軍父昌平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
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後以君弟銳升朝恩贈奉
直大夫飛騎尉昌平縣男先夫人郝氏贈榮祿大夫大
司徒薊國公諡孝懿諱德義女先十一年卒生三子一
女後夫人鈕祜祿氏先一年卒生一子三女其葬以二夫
人祔治高郵府興化縣尉濟從仕郎太常太祝濬從仕
郎大都護府照磨浩晉寧路聞喜縣學教諭壻曰吳燾
御史臺掾盧亘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早

卒姚庸承德郎中書省檢校官孫男四人曰慶璋缺昌
順昌敬昌昔君愛錢唐比過之去來輒留旬月往往援
琴筑以寫山水之清音久焉若新得之故與予同好相
善也今年延祐六年距君葬八年矣而其子濬丐予文
其隧上之碑不腆之言君實知之矧專記墓尚庸何辭
銘曰

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築之疏疏搆之渠渠堂
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涓謂德既儀不卒

於施而又年不彌其盈不侈于傾以游于天子則維
宗女則維從其窆孔延西山之原岡阜厚完有封斯阡
以引其休以質諸幽尚考銘鑄

故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席公墓誌銘

有序

延祐三年四月十又六日宰相奏以前祕書監祕書郎
席公為輝州知州越七日御史大夫復奏以為監察御
史五年五月一日卒官卒後五日其妻元城縣君薛氏
奉匱殯京城南明年正月十一日始以舟載歸其居大

名路元城縣將卜塋前行戒其女奴襍公平生所為詩
文記序銘頌藁卷滿一篋來告曰吾夫遂於學而鬱於
用其所著見大畧具是吾婦人不能悉凡外行吾夫在
時雅幸知子子為我考擇其尤灼灼者誌諸幽妄雖斬
焉未亡將他日有以下見吾夫於地矣貫哭且辭既明
年其連郭君德夫實又以元城君之言來速銘蓋貫始
客京師公方去官中祕書僑居委巷蓬茨一室不能具
几席而強志確立如古獨行君子間一造之坐譚亶亶

或時竟日不暇一茗知其所學為有源委者夫其養之
之克則其發之碩遠無疑也而止于是殆所謂天者不
可信耶公少學於翰林學士紫山先生胡公祇適時集
賢學士雷公膺翰林學士王公暉與胡公同稱文章家
公往來三公間其醇然不雜則多得于胡公而芳澤厭
滿皆其自致處因能亨往往推極命義之微以紓其抑
塞傳者以為是怨者之辭耳宜乎公之窮而遂以不振
也公早以御史薦為殿中知班御史中丞崔公嘗目之

曰是真讀書明理者吾知其不回撓矣尋辟掾太師淇陽王府三考當入流內銓即試祕書監祕書郎比三載其長言於朝曰席某最宜于官願因留不遷于是復以為祕書郎至大三年先皇帝方正位東宮而武宗皇帝在御公為澄源書數千言以貽兩府其槩曰正己而格君謀國而任人是在兩府宰相元氣也臺臣藥石也元氣受病則有藥石以輔之彼此相維而君心可正治道可成識者多之及為御史首論選官之法固欲循名而

責實察言而觀行為執政大臣者可不監其失而圖其終又論興學所以立教師道不嚴蒙養不正望其成功難矣會內廷臣有欲芽蘖為中執法者一臺愕眙不敢動公獨抗章拄之尋亦自悔止延祐四年畿輔久旱春夏多霾風和寧諸甸大雪盈丈人畜死傷公上言應天惟以至誠愛民莫如實惠陰陽偏勝理有致然宜合近臣經事多而識慮審者雜議之凡政令得失民情休戚咸得上聞庶有以啟悟宸衷圖回天意他所論列尤多

皆精鑿剴直或從或違其効益可觀已嘗曰搜摭案牘而逆日以計期會深文以扶細碎吾無能也其徵于書如是而及以吏事屬公者莫不云然嗚呼亦悉其材御史矣公諱郁字士文歿時年六十自承事郎三遷官至階奉議大夫其先太原人中徙大名今為大名人祖諱珣不仕父諱榮仕為將仕郎衛輝路獲嘉縣主簿卒以公恩贈奉議大夫大名路總管府治中驍騎尉封元城縣子母楊氏追封元城縣君公之歿益無主後無一銖

之貲無一錡之土始喪至葬薛氏盡斥簪珥鬻以供具
薛氏奉訓大夫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諱均女也其
葬以七年某月某日其域在大名縣安家莊昔公受言
于紫山先生曰士所以異于人者以義理養心志以學
問養才能以德養身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政
養民以著述養萬世又曰盛極而衰氣數之必然故君
子憂治安而惡盈滿所以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
蓋識之座右恐恐乎懼一言之不售也公所為文在藁

猶數百篇貫將叙次傳之姑述其世業爵年而系以銘
銘曰

繫人在生衆萬不齊或坎而流或墮而隳其人其天孰
全以虧亦昌于言而德不施允茲與存抑又何欺有寔
斯藏有緇斯纒式慰爾婺詠以章之

方先生墓碣銘

并序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華
山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譜自五代

末徙來出唐玄英處士于宋有戶部侍郎贈光祿大夫
諱揚遠與眉山二蘇公同為嘉祐二年進士其子滋亦
卒官戶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志游常欲資
之以昭德葆性汲汲然恨行地不廣接人不多蓋老而
益銳初本陳氏子在祿而先府君命為後曰是能繼吾
業者何必吾宗踰冠出客杭都主貫外祖閤門舍人俞
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
上禮部不中第于是陳丞相尤器惜之將具奏請補初

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追記
其一時所予非班序之顯人則庠黌之聞士於書無不
通究毛氏詩其最遽者也始葢用為文以應有司後乃
束其興觀羣怨之旨而一發于詠歌體裁純密聲節嫺
婉不緣琢鏤而神融氣浩成一家言詩既益工業日益
落里士吳明府渭因與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生吳
溪上遇好賓客則採撫雲月嘲弄林水間晚善枯蒼吳
思齊善父武夷謝翱臯羽序其倡答諸詩曰風雨集以

識臯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喪為函骨葬嚴子陵釣臺
南間歲西遊訪遺攬古興愴增鬱自陵陽牟公獻之新
安方公萬里而下若淮陰龔聖子剡源戴帥初永康胡
穆仲南陽仇仁近莆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聯文字
交積其藁卷滿數十便束歸山中如有德色然嘗由京
口泝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括行尋鴈蕩大龍湫挾摘景
物率藉為賦詠無一毫微世意或以是迂先生則笑曰
彼豈知我哉家故貧至先生一倚吟誦尤不事生殖遂

以艱窶終其可傳者古近體詩及他著述合若干篇未
詮次得諸躬無若貽諸後先生庶幾為不死者先生諱
鳳字韶卿年八十又二夫人李氏先卒于貫為從表姑
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于至治元年正月某甲子而
葬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兆在仙華南東子男二人樗梓
克以儒成家女三人適張佐黃旒趙必俊孫男三人孫
女二人貫少親事先生比長走外歸輒哀其道路所得
求先生而糾正焉先生每翼張之迨茲齒士獲有祿食

于朝是敢忘先生教指哉去年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
介其孫壻吳萊來試春官言近得聾疾畫紙與人語則
僅可識自視若外域人將死無日矣然行間整整不見
老人歌側態方意其雖聾豈遽衰者萊還而趙錄事以
訃至貫為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既葬矣琢辭表墓非
貫則誰宜為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之志也夫銘
曰

不躓于奔而遊于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謙有韜鐘鏞駘

若釜鬯鼓間出聲震轟嚴嚴器之碩者則罔不兼先生
中身退然潔廉發其和音不濫不愆不薦廟郊卒死于
淹歸歸仙華越人所瞻瞻之維何匪孚用占有封斯隆
如車如簷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亡舅故宋太學進士俞公墓誌銘

并序

內弟東陽俞仁傑將以月日塋吾舅府君乃自其鄉貽
書京師告塋期貫哭拜已南嚮祝曰貫為貧持祿以縻
于茲喪不及臨塋不及虞罪也奚贖獨假茲葢石文著

府君之隱德闕行質諸其幽尚庶幾有以慰其營魂于
地下則系之曰府君諱相字瑩中曾祖諱寬祖贈承事
郎諱嘉會父通直郎衢州軍事判官諱能千府君幼從
鄉先生學治經為小戴禮大義下筆纚纚千百言宋咸
淳七年仲父閣門舍人公當任國子以其名牒上試入
等得補太學生祭酒司業博士第其所業嘗在諸生右
又明年外舍校定成即升內舍宋太學制有三舍法由
其選號能文章則階通顯矣於時府君纔二十餘而衢

州公方監省倉門與閤門公並有列于朝所交皆望卿
達士府君旦暮冠帶出入橋門肌膚澤皙儀觀秀儼人
以為是藉諸父以成名者何足與寒畯角哉及從院小
吏竊錄其文而證其繩尺之當否則更翕翕稱讓悔謝
其知之淺也又數年而宋亡六館為墟府君亦徑歸不
復出崎嶇兵間生理銷落益晚得重腿疾宴坐一榻呻
吟佔畢外獨嗜天文圖書探研輿蹟不遺毫絲嘗逆推
其機祥災沴之所起曰後當然耳已而果驗然不以語

人而人亦不識之間則課子姓讀書者舊過門問故京
人境離合交友出處銜杯接席歔歔感愴已復歡欣笑
呼賈勇為樂猶有承平風流意態自餘壹不掛口其言
曰盛衰者物之變也而吾之不變者曷嘗有盛衰哉嗚
呼府君非得道者與其卒于延祐六年八月廿六日壽
七十一窆以泰定元年十一月某日兆在西部鄉金家
山夫人胡氏子男三長仁傑也次傳翁早夭次儼翁出
後同邑卜氏女一適胡漢漢業儒孫男三文辟文奎文

叅孫女二適呂際王致平閭門公則貫外祖通判靜江
軍府卒官銘曰

始之遂遂若或將之終之蹇蹇又或方之不磷不緇襲
其休光嗟何嗟矣德則允臧予以誄之維後之章

元贈太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鴈門郡

侯田公墓碣銘并序

延祐四年朝請大夫德州知州田君澤既去官以老中
書為考秩進太中大夫而以中山府知府致仕五年為

至治二年天子推恩臣下寵及其世生封歿贈具如詔
書於是君之大父母父母應在卹典得顯贈有差曰世
昌大父也階中憲大夫官南陽知府勲上騎都尉爵鴈
門郡伯曰誠父也階太中大夫官東平路總管勲輕車
都尉爵鴈門郡侯曰李大母也曰趙母也並追封鴈門
郡夫人泰定二年君年七十又九而君之子居中亦且
六十又一相顧言曰吾世鄭人始吾大父南陽府君遭
金亂嘗攝承其州事亡幾病免卒時四十五亂益急李

夫人徑攜吾父與二弟冒巖抵險間走渡河北居保定
因伍民以著其籍吾田氏宗仆而復植夫人力也久之
以介弟屬吾父曰爾兄弟留應更由吾挾爾季還老于
鄭矣得年七十八以卒故吾東平府君方在艱棘已知
奮厲自立于生業卒能紓窮取裕以開其家及進從學
士大夫遊則慨然興起謂吾今不逮于是俟吾兒既長
必求明師教掖成就之庶其勿替以引乎自吾有知猶
常常舉之以督以儆吾父雖遠而訓言在耳敢忽忘哉

今吾幸藉祖考遺德保有祿食歷八官而絲毫不絀于
吏議遂得休其衰老以下從先君于九京爾復有子有
孫其深識之又曰吾旦暮人耳吾大父母之塋在鄭昔
吾守鈞嘗改卜窆鄭之新鄭縣韓保村吾子孫生于保
定吾父卒于保定而田氏塋于保定蓋自吾東平府君
始矣爾遊居京師孰能文辭以著吾志爾持吾言而往
請焉倘哀而畀之則鑒諸窆石表諸隧上尚田氏永有
寵綏居中嘗善于貫宅日攝齊欵門前致其父中山君

之戒曰子而不諾吾無以反白吾父貫曰孝子仁人之
心子將張之不暇而敢以辭嗟乎春雨既滋草木怒生
至其條鬯葉茂而根本之蔭藉或不能無賴于斯子觀
田君之所致知其積累之有自則夫享有樂康而子孫
啟慶之若是吾東平府君之菑播於前者宜其穫之炊
之而無已也府君之卒在至元廿六年十月二日春秋
六十又三卒之七日窆清苑縣馬車村後十八年而趙
夫人卒蓋七十又八矣即舉以祔府君之兆子男三長

澤也澤字濟民次渥次淵淵早卒孫男二長居中也次居仁曾孫男四長恕從仕郎大都酒使司提舉次恂將仕郎順德路廣宗縣主簿次恪次懌曾孫女二長適翟居禎次未行銘曰

田維媯姓顯氏于齊粵有代序乃別乃支譜散宗繇邈矣莫措攘攘鄭郊瑣瑣夫屋相時母賢暨于育鞠畔渙流離式嗣式續基之樸之以有東平爾畜必流爾鬱必聲保人敬恭言觀厥成厥成伊何以克有子亦仕而優

弗殆而止徵其寵章烝畀考妣維考若祖殿邦伯侯封
土祁祁在晉之陬曰大爾承曰輯爾休嗟今之人匪謀
朝夕車來賄遷賈罔常獲視彼田宗其處安宅四世百
年孫曾孔儀曷其以徵墓則有碑博士司誅維顯詩之
亡友王君景先墓誌銘 并序

景先姓王氏諱興祖自中書東曹掾六遷官至朝請大
夫禮部郎中泰定元年四月扈從如北都七月十八日
卒留守官舍輿其柩還京藁殯文明門外將以某年某

月某日啟墓衛州西南小店原距州三十里景先本曲
周之宗其曾祖在金季嘗為輝州州佐捍城死難因留
塋衛之胙城為其縣人胙城濱古河道比年飄砂擁礫
漫没人廬舍塚墓景先在時方欲求地改兆不幸早死
今嗣子毅窮窮承志以獲吉卜而不知景先之遂從入
此土也始景先五歲有父喪賴祖母丁夫人克自生殖
踰冠學業見端序即起為汝州學正試辟兵部令史由
樞密掾入東曹會朝廷議行科舉以興能取賢凡所著

令必經景先手乃定延祐四年考成用仁宗皇帝居東
儲領西樞進奉署牘恩超一資授奉訓大夫中書禮部
主事改大宗正府左右司員外郎尋拜監察御史按河
南廉得其省參知政事伊實巴勒丹酗虐民吏數事劾罷
之次江陵召為吏部員外郎亡幾出簽燕南河北道肅
政廉訪司事建言敦本崇化在尊右儒術因上所會粹漢
唐諫臣遺事曰憲覽數百條廷論賞其知要慮囚至大
名民有彭四自服為盜繫獄踰年景先閱其辭遽曰此

非盜盜未獲耳已而果得真盜疏免彭而論長吏失入如律滿二歲復以禮部郎中召還死其官春秋纔五十
二娶呼延氏一子毅國子典籍景先事丁夫人孝謹夫
人餘九十猶在養景先旦暮節時其食飲怡愉樂康忘
其耄也蓋景先敏學強善與人交慎終始平居不屑屑
口語而臨事持議卓見廉角從仕廿年家無一瓦之覆
一廛之耕以寧其居老母丁男孤寄京師平生交友多
賻之者其所珍畜經史子集數千卷古名人書畫數十

軸而已尤好為詩趣尚恬素辭亦清沖在藁數十百篇
往往多可喜予來京景先辱與之遊命其子毅從學治經
深懷密抱見輒傾盡在東垣書疏往來無虛月嘗欲聯
臚吳越覽觀山川形勝以攄發其撫今思古之情而景
先不能待矣將際叙其出處畀毅俟塋期鐫之樂石納
諸墓中而毅復泣拜以請景先固善予言其又何辭若
凡世系具先府君誌銘此不著著其歷官行治之可傳
者銘曰

古儒行猷無賸學稽經用律道斯博景先進途如發彊
端車而馳閑矩矱羣飛方拏見孤鷄孰返其歸赴冥漠
九原茫茫吁可作

承直郎管領巴圖爾民戶總管伍公墓碑銘

并

序

高安伍氏著籍于其縣之仁南鄉上泉里者實自豫章
臨江再徙以來至管領巴圖爾民戶總管諱先輔始莠
然稱大家望其里中矣巴圖爾漢言健兒初世祖皇帝

統一疆宇勅嘗扈駕南伐驍勇十一萬戶留籍漢湘命
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置總管府為署官比秩三品總
凡役之政令其貢賦物佑則因湖廣行省以輸達于上
蓋介乎兵民之間而優養之也延祐三年公用東朝宿
衛恩起家一命涖其府在官三年樞密臣方奏公政績
宜遷而公以病滿百日當免徑舍歸間二歲復至京師
覺體中風眩即日南旋及家猶經紀諸務甚悉泰定二
年秋九月疾作遂卒得年六十明年冬其孤允恭卜兆

撫州臨川縣明賢鄉白竹坑之原將奉柩以窆先期屬
其父友廣東帥府掾李榮持事狀與其府所上最牘走
鍾陵乞辭以揭諸其隧予讀太史公書見其紀次三代
戰國秦漢事本末可稱道或者謂退處士崇貨殖更有
所蔽然不知治產積居在追時好取世資而推利任義
不拘牽常笑固卓然豪傑之士哉若公甫試而効其可
考信者如是是足以表著之于後矣公自少有智力用
之營幹輒操其贏久之治別業豫章度資用益裕關熟

里中致名師敦其子姓以學實義廩賙宗黨鄰比之不能自振者豫章城東出望仙門通道吳楚粵故杠梁壞公伐石新之治鐵塼一百五十尺銜石為銅且屋其上比至松滋松滋民阻饑公發囊楮得中統鈔三萬六千貫移縣俾計口子之而富民亦稍出粟以佐所全活三萬戶有奇前是府建白水書院便學子肄習而庖廩不繼公曰士有事而食然則學非事乎輟羨俸一千七百九貫率先僚吏為市稻種田三十石其贏猶五千貫樹

為學食母錢山南廉訪使者善公幹敏檄行縣經畫江陵侵沒學田之在版者得水陸田林園一百一十一頃歲廣其租一千三百一十三石中統鈔亦五千五百八十五貫于是訟辭連民吏多移公廉問凡廿餘事鉤致其情人以不寃諸使皆列上其迹至完飾解署增築達道徵工需材常有餘用而不以勞勸誣民為公之民蓋晏如也晚還上泉遭歲薦稔白郡願輸米麥各五百石從官中給食貧民又大出米五千石下其估貸之尤無

業者聽以力傭輦剝粟石二百往賑鄰縣南昌進賢日
為糜粥鋪行者環其居百數里人倚公以生公襟抱開
朗未嘗以佔畢為學問奮其猷行徒手致貲笑鉅萬歛
散弛張不抑不浮結賓客蓄僮奴樂赴人之急有古任
俠之風使位與年可以俱得則漢賢郎功業可指取也
嗚呼惜哉曰天富曰文貴曰大賢公之曾大父大父父
也曰劉曰黃曰傳公之曾大母大母母也曰盧曰楊曰
額森呼都克公之配而額森呼都克宗王女也曰允恭曰朝

弼曰趙寄公之子其庶趙寄更名普安為允恭後允恭嫡也曰普闡公之孫也曰某甲子卒之日也曰十二月乙酉塋之日也曰承直郎公之階也曰興甫公之字也曰樂泉公之自謂猶曰樂乎斯泉云也予不佞既為擴其可書者序之又系以銘銘曰

道散俗卑用智自贏進乘其時反虧致成如風水遇如區者萌果孰使然以施以生惟過而續其機不停既取既新有益無傾我觀伍宗由枿而榮翁之敷之信若權

衡豈徒專已利神敝形一節臨民民歌治聲將升于明
載輯于寧飲德沐惠我鰥我惇志使樂郊移之里閭直
究其庸胡不百齡有襲慶源來裔繩繩爰卜契龜廼闢
幽局土深水長函和葆靈曰茲公官尚考劄銘

元故大司農史義襄公墓誌銘

并序

中書右丞相贈太尉鎮陽忠武王大勲在盟府不朽在
史牒世稱真定史氏猶漢袁楊唐英衛而濟美過之大
司農公謚義襄於太尉為從孫而金紫光祿大夫兵馬

都元帥之孫也元帥太尉母兄鎮真定闔門百口死武
仙之難獨二子先從大父行六部尚書留北京獲免李
江漢大都督實生義襄義襄幼有大志太尉愛異羣兒
命冢嗣萬戶鞠為己子携戍襄鄂少長在行間耳目濡
染衆號知兵甫冠長千夫從逐趙宣機餘寇手射數人
萬戶後以宣慰拔下靜江行定廣西十八州廣東三州
義襄常先登以功授承直郎同知靜江路總管府事時
有盜據肇慶行省假義襄肇慶總管往討平之還遷奉

訓大夫潭州路治中未行進廣東宣慰副使改澗東在
廣殲峒獠黎德俘蜚船千艘在澗破山賊柳分司衆七
千枯蒼踣婁蒙才楊鎮龍衆五萬東陽推俞高衆五千
紹興殪詹老鴉林雄劉甲一衆數萬溫處間功最一時
先是張元帥弘範南海凱旋請以鄧軍還史氏宣慰使
時為右丞應曰臣子懼可懼義襄名也召至右丞進平
章政事薨明日制下授朝列大夫鄧州舊軍萬戶義襄哭
踊誓柩前須平章嫡子榮長歸其官平章六子籍其田

宅奴婢口均畀之不自有一毫奉平章與四夫人之喪
返葬太尉兆尋以榮入覲俯伏奏曰是臣所後父之嫡
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領鄧軍世祖皇帝義之命榮襲
萬戶爵會將發實保兵以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
平章政事起義襄將其師別錫虎符鞍勒弓矢彊甲兵
未出復卹其世舊改授他帥於是成宗皇帝始正宸極
即拜資德大夫江刺等處行中書右丞至則除火餘官
屋之傭若干緡禁官市惡鹽鑄減江東戶課金人有訟

行省臣失儀者辭引義襄為證詔遣御史按問義襄以實對言者指為阿黨義襄退居待罪上深知之遷江西左丞又遷湖廣一年復還江西罷贛州屯田軍廣東民丁糧召入拜大司農無幾以太夫人年八十乞身歸養未報大德九年二月壬辰薨京師春秋五十義襄字貞卿娶祖姑之孫劉氏貞順靜嫺不見喜愠事太夫人為令婦字子姓為賢母嫺黨視儀焉生子男一壩資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女一適資善大夫司農卿

王師聖泰定三年左丞按典式上義襄凡行太常為定
謚義襄劉夫人亦先封常山郡太夫人明年夏左丞以
事如廣州夫人遘微疾北還而亟以六月辛巳薨龍興
寓第享年六十八左丞舍官扶櫬浮舟萬里北歸真定
將卜是年某月某日啟義襄之藪合窆姜固山之原都
督兆次泣謂屬僚柳貫曰先公在殯久懼傷吾母心未
就窆窆之禮罪也今不幸吾母亦至大故惟隧道有碑
柳城姚文公嘗掇其大節著之吾將鐫之乃若幽堂之

銘所以申吾陵谷之慮者子其可讓貫弱齡以民事義
襄公見其儀觀碩豐器度弘邃總戎赴敵奇畧提出而
臨民豈弟如恐傷之尤好賓禮宿儒名士燕衍無虛日
盛德宜後是生左丞早以令猷再牧侯藩三參機政克
踐世官以光大元帥太尉之遺烈然則義襄曷其死哉
尚書于公為曾祖諱秉直元帥為祖諱天倪都督為父
諱權平章為所後父諱格公之孫男四長鈞承務郎籍
田署令次銀山長安金山孫女三長適某餘尚幼曾孫

男女五人銘曰

史氏世臣佐國基命宣承武威九土者定桓桓都帥執
節死正孰存其孤以克保姓匪姓之保實鴻厥慶公生
師中屬時鼎盛殪戎獲醜憬彼無競幢纛舒舒前騎後
乘既輟西師重付宰柄山區海封我藩我屏三邊晏安
不戒而令徵為大農始還朝請帝曰汝庸子其聽瑩汝
儀邇聯陳善謂敬公拜稽首謀子于榮臣有母楊待臣
溫清忠長孝短高聰幸應詔可未頒覆其一鏡公自服

官被遇二聖太尉諸孫獨也淵覲其覲維何日節其性
雖則宴娛不縱不營天道匪訛常以善勝適觀撫衮故
想飢餓肆今象賢如泗有磬聲于廟階可問可詠倬茲
人門輝光引映手開玄堂為神之廷公遊于斯死目當
瞑石固坎深山經川亘尚利嗣人罔弗宜稱陵谷有遷
于焉取證

師氏先塋碑銘

并序

師氏寧夏人而有塋于濮陽之東蓋其徙居三世矣徙

三世而始顯且大若富人之稼然耘耔之力優則銍艾之功至豈以旦暮計獲為贏哉泰定二年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師公由工部尚書出宣慰淮東升秩二品按典式得贈封二代及制下大父諱某自中書兵部侍郎贈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寧夏郡侯父諱某自中書禮部尚書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寧夏郡公大母惠氏母王氏並寧夏郡夫人於是以公貴凡三錫命書

矣寧夏之俗僧民同厓而異版郡侯之父諱某仕夏為
管僧官在國中稱大姓郡侯生十四歲會天兵破滅夏
以西有旨戈矛所向耆髻無遺育郡侯方被驅太壻昌
王見其姿儀順慈髮澤鮮潤憐而生之解駝鞍覆上使
伏其下傳令者再至太壻不得已宣言曰全定河西一
國不留一童男備貴主炊爨乎遂収置邸中迨長出銜
使命歸致分賦有忠實稱太壻薨郡侯亦以其家卜大
名之濮陽居焉又營別業汴之許昌故濮東之塋即祖

郡侯郡侯生郡公元慎厚尚義不樂為浮靡事平居雖
臨皂隸無矜慢崇重儒術教子諄切終身未嘗出一惡
言鄉里號為德人卒年四十九葬濮瑩第二域蓋師氏
之在濮陽肇基於郡侯堂構于郡公而塗墜堊丹于廉
訪公其所由來漸矣不然郡侯以童羈之身脫鋒刃之
難東來數千里卒開子孫顯大之業以余觀之其積仁
累德是不特一世哉肆今廉訪公早用才敏躋榮仕路
再還而以左右司都事佐河南省拜南臺監察御史改

西臺復以左右司員外郎佐江浙省召入為御史除浙
西廉訪副使遣以右司員外郎召進兵部侍郎出牧平
江遷為京尹遂長工曹入儀班著出秉旄節宏猷碩慮
山立雲翁方中外期屬如公不四三人然則公顯大其
祖若父以光裕于師氏之宗者殆不止是也嗚呼士之
誠善于躬不克自奮雖湮鬱于一時而終焜耀于來世
又幸而代遭聖神崇孝勸忠著為褒卹之典寵有封爵
澤及漏泉曾不以遲速幽顯為間則夫求天道於悠邈

而忽人事於細微徵諸師氏吾固不得而深信之矣郡
公子男四其二早世長即廉訪公名克恭字敬之四娶
曰王氏累封寧夏郡夫人曰蕭氏未封而卒曰巴雅掄
氏曰周氏次托克托穆爾以子通籍得封承事郎長垣縣
尹娶奈曼氏亦封宜人女四適某某某某孫男六孫女
五曰恒曰晉國子生公試入等承事郎同知泗州事曰
升亦國子生壻曰某某某廉訪公出也曰德寧曰博羅
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承事郎同知濬州事長垣君出也

曰塔海壻曰某某早世者出也外孫阿爾國子高等生
起家承務郎江州彭澤縣達魯噶齊綽羅泰定四年進
士滑州白馬縣丞郡公內外孫九人其四皆掇文科餘
亦有仕資師氏之德其可究矣乎昔貫以博士教國子
晉升博羅執經席間審知公立朝大節迺茲備官江右
實授容察公謂貫曰先塋之碑無辭以刻遺美不彰余
維多罪子嘗司誅奉嘗所言宜昭潛信後其為我著之
何如貫承命叙次復系以銘銘曰

山條川支演迤西來經于夏墟風氣始開其產美玉球
琳瑤環或顯或湮由見者異湮為淵珎顯為瑞器發而
之用不必並世維宗師氏曷其徂東匪于兵棘將啟其
逢譬彼流坎抵平則通大鼎養賢獨家千食永哉聞孫
仰受成式式是孝忠明揚厥職既儀于廷亦旬亦宣靈
承湛恩大賁幽泉元侯上公疊袞重延公曰斯寵吾祖
吾父蓄厚報優余何能舉隧有桓碑廟有簋鬯不聲于
歌胡考其休濮東之封自吾祖侯企瞻夏西興雲如邱

高曾之靈赫其戾止同佑我後歆于愍祀託辭負珉式
究終始

周東揚墓誌銘

并序

東揚之學成于科廢學散之後其植本豐故其枝葉茂
也延祐初元仁宗皇帝方出宸斷尊右經術闢科舉取
士之路而新學諸儒以非所素習挾其利而取之議者
咸詬病焉惟東揚大立小隨恢恢乎有游刃之地矣延
祐四年江西以春秋舉上禮部有司嘗其策語不合意

不得第七年復以禮記舉上明年至治元年擢丙科授
將仕郎永州零陵縣丞零陵在荆楚上游俗戇民嚚東
揚至則因其所蔽為開說仁義使知去彼就此縣有巫
姬曰國母自詭能言禍福為書數通使弟子行民間愚
者爭願標名其上由是趨門日衆東揚曰張角三十六
方其初亦不過是亟逮寘于法比縣祁陽有馬前卒毆
民至死長官故匿其實東揚次當檢覆得其情櫝中一
訊即伏論者常謂儒者迂疏少效而不知真儒之效固

隨試有成者如此代還赴吏部銓調為南安路上猶縣
尹致和元年三月到官其民素聞零陵之政私相告語
曰吾縣多幸朝廷畀以善人長者庶其惠休于我吾敢
自戾于治未幾疾作猶強起署文書理訴獄既而浸劇
移告北還以五月十四日抵家二十八日遂卒東楊姓
周氏諱尚之東楊其字也春秋六十又一曾祖諱光祖
祖諱山甫父諱子鴻三世皆隱而不耀初室以王氏趙
氏繼室以蔡氏子男二曰顧言曰永言孫男二尚幼東

揚務為深遠靖簡不事暴行其學根柢六經旁出入諸
史百家至莊屈荀揚左馬韓柳氏之書皆手自繕寫行
吟坐諷將老不輟比州並邑走書授幣闢塾迎致以先
得為快既取第需次里居來學之徒常數十人寤疑辨
惑無不厭滿平生所著有禮記集義若干卷過言卮言
穀音又若干卷藏于家顧言將以天歷二年某月某甲
子奉柩卜某鄉某原為窆就窆先期以其友熊椅所述
事狀求余銘余初識東揚京師泊來江右而東揚調官

始歸一再過余以其學交相證情好彌欵別之上猶未
數月而已不可作矣嗚呼余讀豐城志載鄉貢進士周
諤熙寧中所撰勅書樓記服其序述之嚴論議之確而
又得東揚所著雜詩文喜夫周氏之世再以文顯可尚
也哉乃序而銘之其銘曰

古儒治經爰稽其實今士徇名縟文薄質於皇盛時載
崇經術取人以仁異材軼出東揚始升用鄉三物射策
先登如稼斯銍丞邑于荆績用仡仡既陟其門亦朱其

韞尚俾之年承休進律以觀儒猷以驗天鴈大車在行
將驚而蹶彼耄而嗟此壯而拂不亡者存其音秩秩庶
其方來貽光紹述有相斯邱惟君子室吾銘昭之聲于
湮鬱

元贈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騎都尉追封南
陽郡伯宋公墓碑銘 并序

至元廿四年冬十月南陽宋公敬之以湖廣行中書掾
徇直節不阿積憤懣客死於靜江驛舍時年四十有六

自公之死讒譖稍戢正論獲伸既而姦臣伏誅天下曉然知有君子小人消長之分矣初長沙武安王阿爾哈雅貳太傅淮安忠武王平定江南有功上流及平章湖廣行省致公為掾于時阿里伯崔雅克特穆爾出為江淮行省左右丞深務綏撫新附擇循良吏為守貳令丞人便安之如承平時中書平章政事阿哈瑪特既竊政柄一視貨財輕重不問獷悞黠癡皆署江南官名海放選二丞輒從中沮止故有隙阿哈瑪特銳意窮索崔公所歷地

蹤跡疑似將傳致其罪無所得時公初升營田府提控
案牘疑其府嘗有了誣逮公入刑部獄使鞠者羅織成
之公拒不承鞠者雖暴酷終歲不能更其一辭會崔公
中禍死公得解去鎮南府征交趾大將六七人武安與焉
公以掾屬從兵入境破險隘降其若干城方上功京師
其秋海溢潮盛交人乘勢潰隄灌其軍府倉卒班師武
安脫急難顛沛公未嘗頃刻離左右也阿哈瑪特敗僧格
驟得政尤奸黠殘虐樹婣婬黨與聯絡中外約蘇木爾為

左丞湖廣當武安時所欲為不得直遂以其積仇累怨
訴京師僧格挾為左驗行其讒武安自戕死時約蘇木爾
初見公實欲深致其毒猶誘以甘言會石大僚竊發湖
南左丞劉二巴圖爾當統師往捕約蘇木爾乃宣言曰吾
省縮軍政制變嶺海間非練達吏豈能有濟命選公為
分省掾南去而欲因事中傷之烏瑪喇再舉征交劉復
主餉饋約蘇木爾特輟公督造石康海舟拮據纖碎無其
迹猶下急符勾攝氣燄暴甚公在瘴鄉居鬱鬱不遂及

赴逮益以憂憤得疾次靜江遂卒閱四年朝廷大正僧
格誤國之罪約蘇木爾亦次伏其辜于是天下有識之士
咸服武安知人之明而以公為能自靖自獻庶幾乎不
辱其身者矣公諱欽其字敬之世為相人治岐伯鬼臾
區言為方脉醫金徙都大梁曾大父為尚醫入內診上
脉息著聲始析家遷來河南大父值金亡避兵又徙南
陽府舊縣口申州父全幼慧多學依葉縣富人楊氏為
壻故又為葉人三子公其中子也公起家試吏南陽府

主供給攻圍襄樊軍用無乏以能擢河南營田總管府
提控案牘武安識公材器拔于衆中故亦能以死報武
安焉公之配東平趙姓生子男四曰文祐曰文瑞曰文
瓚曰文琪延祐三年二月甲申始克塋建康之上元縣
金陵鄉龍灣之原塋已八年為泰定元年朝廷載定褒
卹之典以寵嘉臣子之世于是公之子文瓚入為右司
都事得贈公承事郎趙夫人始封宜人明年文瓚自監
祭御史左司員外郎出為江浙省左右司郎中加贈公

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葉縣子夫人進葉縣太
君天歷元年文瓚為禮部侍郎升秩四品復加贈公中
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騎都尉南陽郡伯夫人亦進封
南陽郡太君時文祐以廣德路瑋庫官先卒文瑞以承
事郎淮安路沭陽縣尹去官繼卒文琪以福建驛馬提
領最先卒而文瓚之妻南陽郡君王氏亦卒京師皆寄
啟淮浙間明年天歷二年文瓚乞告于朝將捧命書奠
墓下并啟兄弟與內子之殯並祔公兆次同域異窆先

事請于其友東陽柳貫曰昔吾父執節懷義累遭誣讟
卒以讒死死三十七年而墓墓十有三年幸叨上恩錫
封子爵惟具著衰榮終始文諸隧石厥有彛制敢以狀
私于執事貫曰公行應銘法侍郎又以禮請其將何辭
乃序而銘之且以信夫君子之澤積久而流長者如此
其銘曰

井變而阡祿不以世士而從仕委身徇義不怵于威不
劫于利志立誠存之死靡二始南陽伯署郡功曹用文

無害著其年勞進事武安從征于交執我勝筭制彼繹
騷班師而還不亡一矢君子小人同趨異軌有妖者狐
含毒跂跂玉以攻金誰墮為毀憂恚憑陵殞厥中身諒
哉直節可質明神子也初嬰既冕而紳天耶人耶定勝
相因上聖垂仁率土怙冒示臣昭先以勸忠孝有爵有
封有渙其號葉漑根滋如雨斯膏有制車旂有分土田
子寵疏榮下漏幽泉曷以薦之尊尊豆籩來假來歆遲
公其旋魂氣之升炬炳泉冽既伸既止上昭下徹矧是

佳城相望中葉何必故鄉有安無競蔣陵之南鬱其松
楸再世相從樂哉斯邱子子孫孫是蔭是庥揭德振華
以列諸幽

玉山居士胡公墓碣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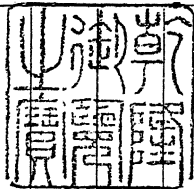
玉山居士何以名不矯善不誣實隱于其鄉即以其鄉
之名自謚焉象其德故稱其名也居士生宋寶慶丁亥
得壽八十有九以延祐乙卯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家閱
七年而葬葬之域曰樂邱其地坵塘邇于其家居士所

自卜而自名之也居士學積于躬而行儀于家中遭易
代安隱無競既老而傳益夷猶林壑間潛幽伏窈寤嘯
寐歌或悄悄以悲亦欣欣以樂也篤于義故宗婣里黨
無違言周於禮故祀饗昏冠無愆節儉不至陋用不過
奢其所履如此而其可以壽後訓嗣者不止是也方年
八袞子孫將洗腆致慶忽命肩輿徑尋天台桐栢之勝
登瓊臺俯石梁經月乃歸霜髯朱頰望之如古仙羽人
遊戲人間而偶見之也居士姓胡氏諱釋之字開甫其

先自永康徙來東陽之玉山曾祖諱亶祖諱元俊父諱景南受業于國子司業陳公大猷之門者居士之世也居士娶石潭俞氏柔儉慈順為令婦為賢母諸行卓然二子曰有光曰召虎召虎為叔氏後孫男五曾孫男八居士之流慶有衍者尚未艾也俞夫人生淳祐乙亥卒延祐庚申之二月三日壽八十二也明年十一月庚寅合葬之日也居士之同祖女弟適余舅宋太學進士俞公內弟仁傑實以有光狀來請銘余不得而辭也余觀

自古史記所載隱德之君子豈必竒迹顯行越衆駭俗
為足傳哉亦曰反諸其行而信質諸其後而無疑焉耳
則夫居士之葆素守冲終于耆耄世雖一紀而其善行
不亡固凜然大雅之遺風也序而繫之銘維以志夫實
也銘曰

不懈于修不躋于行既壽而康以享其生亡鑒之嗟惜
不百齡歸于樂邱體安魂寧尚利爾後迄觀厥成



待制集卷十